



◎ 李洱 著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最新
修订版

石榴樹上 结櫻桃



最新
修订版

石榴樹上 結櫻桃

◎ 李洱 著

鳳凰出版傳媒集團
江蘇文藝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石榴树上结樱桃/李洱著. —南京:江苏文艺出版社,2004.6
(华语典藏文库)

ISBN 978 - 7 - 5399 - 2075 - 7

I. 石… II. 李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37926 号

书 名 石榴树上结樱桃

作 者 李 洱

责任编辑 黄小初 黄孝阳

责任校对 二 木

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江苏文艺出版社(南京湖南路47号 210009)
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印 刷 北京龙兴印刷厂
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
开 本 787×1092 毫米 1/16

印 张 12.625

字 数 170 千

版 次 2007年11月第2版,2007年11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 - 7 - 5399 - 2075 - 7

定 价 22.00 元

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目 录

Contents

自序

001

首届“华语图书传媒大奖·文学图书奖”授奖辞

003

首届“华语图书传媒大奖·文学图书奖”受奖辞

004

石榴树上结樱桃

007



自序

写一部乡土中国的小说，一直是我的梦想。当然是现在的乡土中国，而不是《边城》《红旗谱》《白鹿原》和《金光大道》里描述过的乡土中国。我说的是现在，是这个正在急剧变化，正在复杂的现实和语境中痛苦翻身的乡土中国。

一个人，只要不是瞎子，只要不是聋子，都会看到和听到中国乡村正在发生的一系列“悲喜剧”。它们并不是发生在“别处”，它们也并不仅仅是“乡村故事”。你住在城市也好，住在乡村也好，只要你不是住在月亮上，那些“悲喜剧”都会极大地影响你的生活，你现在的和未来的生活，除非你认为自己没有未来。

2003年的4月，当我住在北京的乡下写这篇小说的时候，我从北京郊区的农民的脸上看到了中原农民的脸，又从中原农民的脸上看到了北京人和上海人的脸，虽然北京人的眼睛常常从曲折的胡同瞥向红墙顶上的琉璃，上海人的目光常常从浑浊的浦江瞥向大洋彼岸的女神。我知道，大河上下，长城内外，这样的脸其实无处不在。在整整一年的写作期间，这样的脸庞一直在我眼前闪现。我再次意识到了乡土中国的含义。

当然，我还没有简单到连“城乡差别”都看不出来的地步，更何况是在“城乡差别”越来越大的今天：我不会只看到富人而看不到穷人——我



还不至于如此糊涂,也不会只看到穷人而看不到富人——我也不至于如此偏激。但我理解那种因为内在的失衡而导致的普遍的怨恨。当生活在谎言的掩饰下进行着真实变革的时候,这种普遍的怨恨显得如此复杂暧昧,又如此意味深长。

石榴产自西域,由西汉的张骞带到东土,而西汉恰恰是我们民族国家形成的源头。樱桃产自东洋,何人何时将之带入中国已无可稽考,而在近代,正是因为日本,我们的民族国家意识才得以觉醒并空前高涨。经过漫长的时光,石榴与樱桃现已成为民间最常见的植物,它们丰硕的果实像经久不息的寓言,悬挂在庭院的枝头。我知道,民族国家的寓言和神话——当然是乡土背景下的寓言和神话,一直是中国作家关注的焦点。但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,构成这个寓言和神话的诸多要素和要素之间的博弈和纠葛,以及由此带来的诸多“悲喜剧”——就像“石榴树上结樱桃”,却需要我们耐心讲述,需要我们细加辨析。

为此我写下了一些故事、一些场景、一些状况,也写下了我的忧虑、警觉和艰难的诉求。我相信它在谎言和啼笑之外,但深于谎言,深于啼笑。

李海

2007年4月



首届“华语图书传媒 大奖·文学类图书奖”授奖辞

这是一部通过密集的细节挑战人们对乡土小说的阅读和认识的书。李洱自觉地质疑了现代文学以来的乡土叙事传统,掉转方向,使乡土由想象和言说的对象变为想象和言说的主体,恢复了乡土中国的喧哗、混杂,恢复了它难以界定的、包孕无穷可能性的真实境遇。

“石榴树上结樱桃”,是一句游戏性的民间谣谚,意思是模棱两可、啼笑皆非,是宏大规划和总体性蓝图在真实生活中结出的意外果实。小说以此为题,具有深刻的现实寓意,乡土中国在现代化转型中困难重重:在一场乡村基层选举中,来自远方的话语在乡土语境中遭到分化、瓦解。

《石榴树上结樱桃》在中国现代乡土叙事的整体脉络中,具有一种低调的原创价值,它幽暗的笑声祛除了“传奇”和“苦难”对中国乡土的简化和遮蔽,缓解了思想的傲慢和感受的僵硬。

鉴于此,评委会决定授予《石榴树上结樱桃》首届“华语图书传媒大奖·文学类图书奖”。



首届“华语图书传媒 大奖·文学类图书奖”获奖辞

多年来,我一直试图与大众传媒保持距离。除了在文学杂志上发表作品,我很少参加大众传媒组织的活动。我当然知道,一个健康的公共空间的形成,离不开传媒的培育、参与和监督。但是,恕我直言,大众传媒日益强化的商业性质,又往往使人不能不对它保持必要的警觉。

正因为这个缘故,对长篇小说《石榴树上结樱桃》获得首届“华语图书传媒大奖”,我感到非常惊奇。只是在获悉这是内地第一个由传媒举办的“非商业性”图书奖项之后,我的惊奇才变成了惊喜和不安。在商业性成为主流意识并且无孔不入的时代,我非常尊重这个奖项的“非商业性”。我把它看成传媒对自身价值的重估和矫正,看成传媒在两种性质之间进行的有意义的对话。

几年前,在写作《花腔》的时候,我关注知识分子在现代性的旅程中所遇到的困难。我真切地意识到历史不仅是过去时,它也是现在进行时和未来时,是我们的现实和梦想。《石榴树上结樱桃》是我的第二部长篇小说,它讲述的是 20 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乡土中国的历史性变革,关注的是在这场历史性变革中,乡土中国可能遇到、已经遇到的诸多困难。但是,我不认为它仅仅是一部描述乡村生活的小说。如果我们承认,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公共空间之内,那么这些故事就是我们自己的故事。我曾对

一个认为自己与乡村无关的高级知识分子说，你住在中国的城市也好，住在美国的城市也好，只要你不是住在月亮上，发生在中国乡村的那些“悲喜剧”都会影响到你的生活，你现在的和未来的生活，除非你认为自己没有未来。不过，住在月亮上就与乡村无关了吗？果真如此，那个月亮肯定不是中国的月亮。

公共立场和专业品格，揭示了“知识分子”这个词的基本含义。知识的零碎化和专业性的强化，虽然是现代社会的必然要求，虽然是这个时代的饭碗的要求，但它并不意味着知识分子要放弃对社会的关注。恰恰相反，知识分子应该从自己的专业出发，去细心、耐心地营造一个健康的公共空间。这是一个互动的关系，如同小溪奔向大河，大河又化为无数溪流。我承认，也不得不承认，文学和别的人文学科可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边缘化，它可能还会更加边缘化。但是边缘并不意味着空缺，并不意味着放弃，并不意味着怨恨和意气用事。

面对如此错综复杂、如此含混暧昧的现实和语境，如何在公共生活和个人的内在经验之间建立起有效的联系，并用文学的方式对此进行准确有力的表达，对所有写作者来说，可能都是一项极富挑战性的工作。我能够理解同行和读者对《石榴树上结樱桃》的赞誉或者非议。对我来说，我必须承认，也乐于承认，我自己的写作其实才刚刚开始。我还有许多故事没有讲述，还有许多想法没有表达，还有很多困惑没有与读者交流，还有许多美好的想象需要与大家一起分享。所以，我感谢初审评委和终审评委，我更愿意把这个奖项看成评委们对我的宽容、鼓励和期待。其他几位候选人的作品，我都曾认真拜读，他们的作品有很多都已经是文学史上的重要篇章，对我以及我的同代人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，在此我也向他们表示感谢。同时，我也要真诚地感谢《新京报》和《南方都市报》为“非商业性”的华语图书的健康发展所做的贡献。

2005年3月5日

种上了麦子，那地就像刚剃过的头。青皮裸露，很新鲜，新鲜中又透着一种别扭。孔繁花的腰也有点别扭。主要是酸，酸中又带着那么一点麻，就跟刚坐完月子似的。有什么办法呢，虽说她是一村之长，但家里的农活还是非她莫属。她的男人张殿军，是倒插门来到官庄村的，眼下在深圳郊外的一家鞋厂打工，是技工，手下管了十来号人。殿军自称在那里“搞事业”。种麦子怎么能和“搞事业”相比呢？所以农忙时节殿军从不回家。去年殿军没有算好日子，早回来了一天，到地里干了半晌，回家就说痔疮犯了。几天前，繁花接到过他的电话。能主动往家打电话，说明他还知道自己有个家。繁花问他什么时候回来。她本来想说，村级选举又要开始了，想让他回来帮帮忙，拉拉选票，再写一份竞选演讲辞。上次竞选的演讲辞就是殿军写的。上高中的时候，殿军的作文就写得好，天边的一片火烧云，经他一写就变成了天上宫阙。好钢要用在刀刃上，现在就到了要用他的时候了。可是她还没有把话说出来，他就又提到了痔疮。他说厂里正赶一批货，要运往香港和台湾，不能马虎的，同志们都很忙，他也很忙，忙得痔疮都犯了，都流血了。“同志”两个字人家说的是广东话，听上去就像“童子鸡”。可说到了“台湾”，人家又变成普通话了。他说，他是在为祖国统一大业添砖加瓦，再苦再累也心甘，还说“军功章里有我的一半，也有你的一半”。繁花恼了：“我那一半就算了，全归你。”

繁花恼的时候，殿军从来不恼。殿军提到了布谷鸟，问天空中是否有布谷鸟飞过，说梦中听到布谷鸟叫了。这个殿军，真是说梦话呢。布谷鸟



是什么时候叫的?收麦子的时候。随后殿军又提到了“台独”分子,说他那里可以收看“海峡那边”的电视节目,一看到“台独”分子,他的肺都要气炸了。繁花说:“不就是吕秀莲那个老娘儿们吗,你一个大老爷儿们,堂堂的技工,还能让她给惹毛了?”殿军说:“行啊你,你也知道吕秀莲?不过,请你和全家人放心,搞‘台独’绝没有好下场。”繁花说:“张殿军,你给我听着。你最好别回来,等我累死了,你再娶一个年轻的。”当中隔了几天,殿军还是屁颠屁颠地赶回来了。他脸上起了一层皮,眼角又添了几道皱纹,皱纹里满是沙土。怎么说呢,那张脸就像用过的旧纱布,一点不像是从山清水秀的南方回来的。他还戴了一顶鸭舌帽,一副墨镜,也就是官庄人说的蛤蟆镜。这天下午,当他拎着箱子走进院门的时候,女儿豆豆正在院子里和几只兔子玩儿。豆豆边玩边唱,唱的是奶奶教给她的儿谣:

颠倒话,话颠倒

石榴树上结樱桃

兔子枕着狗大腿

老鼠叼个花狸猫

豆豆对兔子说:“乖乖,枕着狗大腿睡觉吧。”说着就把莲藕一般细嫩的胳膊伸了过去。这时候,殿军进到了院子里。豆豆今年才五岁,大半年没见到爸爸,都已经不敢认他了。他穿的是花格儿的西装,豆豆没把他当成“花狸猫”,已经算是高看他了。这会儿,殿军蹲下来,在西装口袋里掏啊掏的,掏出来一只橡皮筋,一只蝴蝶结,然后来了一句普通话:“女儿啊女儿,你比那花朵还娇艳,让爸爸亲亲。”

豆豆哇的一声哭了,立即鼓出来一个透明的鼻泡。殿军赶紧从包里掏出一只望远镜,往豆豆的脖子上挂。他还掏出一张照片让女儿看,照片上的他骑在骆驼上面,家里也有这张照片的。“你看,这是你爸爸,你爸爸



就是我。”他指着骆驼，让豆豆猜那是什么。豆豆怯生生的，说是恐龙。殿军摇着一根指头，嘴里说 No, No。豆豆说是毛驴。殿军又 No 了一下。豆豆不知道 No 是什么玩意，咧着嘴巴又哭了起来。这时候岳父掀开门帘出来了。岳父咳嗽了一声，说：“豆豆，别怕，他不是坏蛋，他是你爸爸。”殿军赶紧站了起来，把墨镜摘了。老爷子走过来，一手摸着豆豆的头，一手去拎那只箱子，还摸了摸上面的轮子。“回来了，也不说一声，让繁花去车站接你。”老爷子说。殿军问老爷子身体怎么样，老爷子咳嗽了两声，说：“离死还早呢。”说着，老爷子突然提高嗓门，朝着房门喊了一声：“老太婆，殿军回来了，赶紧给殿军擀碗面条。”殿军弯腰问豆豆：“豆豆，你妈妈呢？”豆豆刚止住哭，泪汪汪的眼睛还盯着他手中的墨镜。老爷子替豆豆说了，说繁花去县城开会了。

县城远在溴水。溴水本是河流名字，《水经注》里都提到过的，百年前还是烟波浩渺，现在只剩下了一段窄窄的臭水沟。县城建在溴水两岸，所以这个县就叫溴水县，人们也就称县城为溴水。官庄村离乡政府所在地王寨村十里，从王寨村到溴水城二十里。晚上七点钟的时候，繁花还没有回来，手机也关机了。殿军有点坐不住了，要到村口接她。老爷子脸上挂着霜，说：“接什么接？坐下。你大老远回来的，有理了，不敢用你。”殿军知道，老爷子一看见他就会生气。他有短处让人家抓住了。一般人家，如果生不出男孩，老人肯定会怨媳妇。这一家倒好，颠倒过来了，不怨女儿怨女婿了。殿军坐也不是，站也不是，就瞟着岳母。岳母瞪了一眼老爷子，把椅子往殿军的屁股下推了推，说：“殿军，还看你的电视。真不想看，就出去替我买包盐。”

岳母这是给他台阶下呢。殿军正要出去，听见了一阵声音，是车笛的声音，声音很脆，跟发电报似的。老爷子眉毛一挑：“回来了，坐着小轿车回来了。”果然是繁花回来了，是坐着北京现代回来的。司机下了车，又绕过来，替繁花拉开了车门。老爷子和司机打招呼的时候，繁花向司机摆了



摆手，说了声再见。殿军跟着说了一句拜拜。繁花扭头看见了殿军，把他上下打量了一遍，然后又回头交代司机，路上开慢一点。车开走以后，繁花把手中的包甩给了殿军：“没眼色，没一点眼色，想累死我不是？”

那包里装着她的妹妹繁荣给两位老人买的東西。繁荣在县城的报社工作，丈夫是县财政局的副局长，繁花就是妹夫派车送回来的。去年，村里有人顶风作浪，老人死了没有火葬，而是偷偷埋了。上头查了下来，当场就宣布了，撤掉了繁花村支书的职务。那天，来宣布的人是牛乡长。那牛乡长平时见了繁花，都是哥呀妹呀的，可真到了事儿上，那就翻脸不认人了。那真是狗脸啊，说变就变了。要不是妹夫从中周旋，繁花的村委主任也要撤掉了。这会儿，等进了家门，繁花又把那个包从殿军手里拿了过来。那个“拿”里面有点“夺”的意思，是那种撒娇式的“夺”，还是那种使性子的“夺”。殿军空手站在院子里，双手放在裆部，脸上还是那种讨好的笑。繁花扬了扬手中的包，对父亲说：“帽子，围巾，还有一条大中华。我妹夫孝敬您的。”然后他又把东西塞给了殿军：“接住呀，真想累死我呀。”殿军用双手捧住了，然后交给了岳父。老爷子拿出那条烟，撕开抽出了一包，又还给了殿军。繁花问殿军：“祖国统一了？这么大的事我怎么没听说？”殿军哈着腰说：“痔疮不流血了。”繁花又问：“听到布谷鸟叫了？”殿军抬头望了望天，又弯下了腰，说：“天上有个月亮。”小夫妻的对话，像接头暗号，像土匪黑话，两位老人都听迷糊了。老爷子说：“布谷鸟？早就死绝了，连根鸟毛都没有。也没有月亮啊？眼睛没问题吧殿军？”

上门女婿不好当啊。只要两位老人在家，殿军永远放不开手脚。这天上床以后殿军才放开，才有了点当家做主的意思。他上来就把繁花扒了个精光。繁花反倒有点放不开了，都不敢正眼看他了。当他急猴猴地骑到繁花身上的时候，繁花用胳膊肘顶着他，非要让他戴上“那个”。瞧瞧，繁花连避孕套都说不出口了。可是“那个”放在什么地方，殿军早就忘了。他让她找，她不愿找，说这是老爷儿们的事。他说：“你不是上环了吗？哦，你



不是怕我在外面染上脏病吧？我可是有妻有女的人。我干净得很，不信你看。”繁花斜眼看了，脸埋进了他的肩窝，顺势在他的肩膀上咬了一口。繁花本想真咬呢，可牙齿刚抵住他的肉，她的心就软了，不是咬，是舔了。繁花突然发现殿军还戴着鸭舌帽。裤子都脱了，还戴着帽子，算怎么一回事。繁花就去摘他的帽子。这一摘就摘出了问题，殿军头顶的一撮头发没有了。

“头发呢？”她问。殿军装起了迷糊，问什么头发。繁花说：“头顶怎么光了？”殿军说：“说我呢？哦，是这么回事。它自己掉了，也就是咱们说的鬼剃头。”繁花就伸手去摸。什么鬼剃头啊，胡扯。鬼剃头的头皮是光的，连根绒毛都不剩，他的头皮却有一层发茬，硬硬的，扎手。繁花问：“到底怎么回事？”殿军这才说，他站在机器上修理一个东西，一不小心栽了下来，碰破了头皮，缝了两针。殿军还拍着脑袋，说：“已经长好了，骗你是狗。”说着，殿军就像狗那样一下子扑到了繁花身上。

在房事问题上，繁花也称得上巾帼不让须眉。她不喜欢被骑在下面，也就是说她更喜欢骑在上面。有一次她听村里的医生宪玉说过，女人在床上要是比男人还能“搞”，那肯定是生女孩的命。好事不能让你全占了，又能“搞”又能生男孩，天底下哪有这等美事？啊？甘蔗哪有两头甜的？啊？所以说，女人再能“搞”，再想“搞”，也得忍着。一句话，一定要夹紧。宪玉啊宪玉，你这是典型的事后诸葛亮嘛。早说啊，早说的话我就忍着点，现在什么都晚了，豆豆已经快上学了，忍也白忍了。想到这里，她心里有那么一点空，脑子里有那么一点迷糊，但身子却有那么一点放纵，是那种破罐子破摔的放纵。她来了一个鲤鱼翻身，就把殿军压到了身下。她的汁液都溅出来了，就像果汁。有一股味道从门缝飘了进来，她闻出来了，是烧香的味道。嗬，母亲又烧上香了，又祈拜那送子观音了。有那么一会儿，繁花有些恍惚。那么多的汁液，能够孕育出多少孩子啊？可她只能让它白白流淌。恍惚之中，她听到了敲门声，好像那送子观音真的显灵了，亲自上



门了。不过，事情好像有那么一点不对头。据说送子观音都是来无影去无踪的，而这会儿，那院门的锁环却被拍得哗啦啦直响，还喊呢：“我，是我，是我啊。”

繁花听出来了，那人是孟庆书，那是送子观音的天敌啊。繁花有一点恼怒，又有一点无奈。好事被庆书给搅了只是其一，繁花主要担心母亲有些受不了，因为好事一搅，母亲的香就算白烧了。殿军从被窝里伸出脑袋，喘着粗气，问“谁，谁，他妈的谁啊？”繁花说：“还能是谁，庆书，孟庆书。”孟庆书是个复员军人，在部队时入了党，现在是村里的治保委员，兼抓计划生育。以前殿军最喜欢和庆书开玩笑，称他为妇联主任，还故意把字句断开，说他是“专搞妇女，工作的”。庆书呢，不但不恼，还说自己最崇拜的人就是赵本山，因为赵本山在电视里演过男妇联主任，知道这一行的甘苦。这会儿，一听说来的是庆书，殿军咧开嘴就笑了，说：“他可真会挑时候。今天我就不见他了，改天我请这个专搞妇女工作的喝酒。”繁花说：“庆书现在积极得很。快选举了嘛，人家已经有要求了，要求新班子成立以后，再给他多压些担子。”殿军笑了：“压担子？这词用得好，很有水平，进步很快啊。”繁花说：“那得看他跟着谁干的。火车跑得快，全凭车头带。跟着我干上几年，蠢驴也能变成秀才。”繁花支起身，对着窗户喊道：“地震了，还是天塌了？有什么事明天再说。”庆书还是喊：“我，是我，是我呀。”繁花只好穿起了衣服。她还像哄孩子似的，拍了拍殿军的屁股，说：“乖乖别急，打发走了这催命鬼，我让你疯个够。”

外面黑灯瞎火的，那天空就像个巨大的锅盖扣在那里。月亮倒是有一个，可是被云彩给遮住了，基本上算是没有。有两个人影从黑暗中显现了出来。繁花首先闻到了一股香水的味道，比雪花膏清淡，有点像杏花的味道，还有点薄荷的味道。繁花上去就闻出来了，那是裴贞的味道。领他们进了做厨房用的东厢房，那人果然是就是裴贞，民办教师李尚义的老



婆。裴贞和庆书的第二个老婆裴红梅是一个村的，还是本家。裴贞以前也是个民办教师，很有点知识女性的意思，天一暖和就穿上了花格裙子，天一冷就穿上了高领毛衣。这会儿她手里就打着毛衣，不时地还穿上两针。繁花以为庆书和红梅打架了，平时喜欢充当“大姨子”的裴贞看不过去，把庆书押来说理的，就问红梅为什么没有来。庆书说红梅是条瞌睡虫，早就睡了。繁花又看了看庆书，庆书脸上并没有血道子，不像是刚打过架的样子。繁花拎起暖水瓶，问他们喝不喝水。他们说不喝，繁花就把暖水瓶放下了，动作很快，好像稍慢一步，他们就会改变主意似的。这时候，繁花听见母亲在院子里泼了一盆水，嘴里也不闲着：“半夜三更了，还鸡飞狗跳，什么世道啊。”繁花知道母亲那是在发无名火，赶紧把门掩上了。

繁花想，看来庆书是来打听会议的事的。庆书啊，你急什么急？心急吃不了热豆腐。需要你知道的时候，我自然会告诉你的嘛。繁花问：“那是怎么回事？裴贞，是尚义欺负你了？不像啊，尚义老师文质彬彬的，放屁都不出声的。”裴贞说：“他敢，有你给我撑腰，他敢。”繁花说：“是啊，还有庆书呢。庆书文武双全，收拾一个教书先生可是不在话下。”庆书说：“尚义对裴贞好着呢。”裴贞用鼻孔笑了，说：“再好也没有殿军对繁花好啊。我可看见过，繁花怀豆豆的时候，殿军每天都给繁花削苹果。”庆书说：“你也有福气啊，我可看见尚义给你嗑瓜子了。文化人心细，比针尖都细，比麦芒都细。”这两个人深更半夜来了，当然不是为了苹果皮和瓜子皮，针尖和麦芒。繁花就问庆书是不是有什么要紧事。庆书说：“先说个小事，令佩从号子里放出来了，剃了个光头。”

令佩是村里最有名的贼，小时候在溴水后街拜师学艺，学的就是掏包儿。他师傅把猪油加热，丢一个乒乓球下去，让他捏，什么时候捏出来就算出师了。那是童子功啊。他确实很有出息，他住的楼房就是他掏包儿掏起来的。半年前派出所在庆书的协助下把他揪住了。庆书经常吹的“捉贼捉赃”，指的就是这个。其实，他们是从被窝里把人家揪住的，那时候人